儀禮私箋

儀禮私箋卷第一

遵義鄭　珍撰

士昬禮

昬禮下達納采用鴈

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昬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爲摯取其順陰陽往來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昬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耻

按儀禮每篇首句是其標目其目爲士禮者曰士冠士喪士虞士相見凡四篇此經止首曰昬禮原

男知同校

無士字則爲上下通行之禮也原前聖之意蓋以天子諸侯雖尊其未卽位而昏者卽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卽位始昏者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必不能外六禮而別有所行而其行六禮也雖使者異人車服異等圭幣異制送逆異宜至儀節之大端尊卑無或異故筆以爲經據上下通制立文而不專名爲士亦猶喪服爲上下通制或降或絕自以人分不可目爲士之專禮也曰下達者總冒全篇言此禮自上通下爾云 敖氏云此謂自天子達於庶人納采皆用鴈也餘禮用鴈惟納徵或異此

本朱子意言之錄記者乃首標士昏禮其所記亦多士庶
所行至漢大師題次篇目因於經目外加士字標
曰士昏禮第二其實經原不以爲士禮也康成但
據先師題次卽是專爲士禮於下達二字不得不
以媒氏下通其言解之朱子譏其迂滯不通宜矣
而朱子言大夫執鴈士執雉昏禮摯不用死故士
至庶人皆得用鴈亦攝盛意下達二字爲用鴈一
事而發則是禮爲士禮而下達乃文主大夫說亦
不安近秦氏蕙田謂男先乎女六禮皆然故曰下
達不特用鴈一事沈氏彤謂昏禮上當脫士字下

達上當脫使媒氏三字皆就鄭義推說要非經本
恉
奐按白虎通義云用鴈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
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注取
順陰陽往來本前義疏釋以夫爲陽婦爲陰取婦
人從夫之義非注意惟云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
極確秦氏蕙田乃謂士庶人攝盛故用大夫之鴈
若卿以上當用本等之摯不必下同大夫不思摯
不用死若孤執皮帛則爲死物矣
又按媒氏者媒妁之稱凡會合兩姓男女者士大

矣則親戚僚友爲之是謂之媒周禮媒氏自是官
名以掌民判號媒氏非以一官而與衆姓作媒也
疏謂此官傳通男女使成昏姻非注之謂

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

注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
人故受其禮於禰廟也

按神祖父之神也駁五經異義卿大夫無主几筵
以依神故少牢之祭有尸無主布席設主人將以
嘗行之事告凡六禮皆然使若祖父臨之

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

注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庪

按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禮至納徵始昏定而受幣甫行采擇尙不爲親何親之之有所謂示親親者葢女家於六禮皆爲神設席使若禰父臨其禮者然而其神位在阿之後楣之前使者當阿致命其意壹似親近几筵令主人之親聞之者然所以示親近主人之親也不然主人在阼階上賓乃深至棟下以致來命何爲哉此康成所以必從古文也或以棟下與主人南北甚相懸庪或别名爲阿當從今文安知鄭義

女從者畢袗元纚笄被纚黼在其後

疏經壻從者丙有婦人女從者丙有丈夫丈夫元端婦人袗元纚黼兩家同經於壻下止敘丈夫女下止敘婦人令互見也壻家往女家迎婦者男婦皆謂之御御迎也女家送女往壻家者男婦皆謂之媵媵送也春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左傳晉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齊析歸父媵女是媵不專爲婦人也壻與婦各從車二乘車容三人除御者一人可知送者迎者男婦各二人也壻之從車二乘其一爲二丈夫所乘以相壻至女家行禮者如壻至大門擯者請事而對以吾子命某云

云者其辭即出此二人非壻自對之也其一爲二婦人所乘狀婦盥餕婦餘之御其非男子無疑若非實有訝女之事何由得稱爲訝葢從往女家者也婦之從車二乘其一爲二丈夫所乘以護視女之在塗致器皿而歸饔俎者也其一爲二婦人所乘女之衣服沐浴飲食纚笄及受笄受脯等事皆賴之者也

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注賓升奠鴈拜主人不荅明主爲授女耳主人不降

送禮不參
按出出廟門也壻降之下先言出始云婦從降自西階明止是壻行婦卽行見男率女從之義非必雙雙而同降階也奠鴈後女出母左受父之戒及西階上受母之戒至降階則下記云庶母及門內施鞶列女孟姬傳姑姊妹戒之門內皆不容壻在其間故壻降徑出廟門亦禮不參也婦車在廟門外壻出登車以待授綏敖氏云降出出外門俟婦車亦在大門外按曲禮客車不入大門注謙也聘禮注賓車不入門廣敬也是非客車則入大門矣

又穀梁桓三年傳禮送女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卽廟門則闕門卽大門惟婦車在大門之內廟門之外其兄弟送至此視登車訖加景已驅故可不出大門若女至大門外始登車而兄弟送止於門內古今有此情理乎

御者代

按此車夫家所供御以來迎者爲夫家之人今若御婦殊礙代御者當是女家之子弟

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

按壻授綏於代者卽下車出大門外乘其車先發

諸從壻者亦隨之而發及己家大門外其贊壻者

及婦人訝者亦當同俟

媵御沃盥交

注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壻從者

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

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

按御疏云與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

者李氏心傳云壻家之女侍以其爲婦人是也云

賤侍則非下經徹同牢之饌設於房中云媵餕主

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又盥饋之饌亦

徹於房中云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言無娣則有有娣者矣娣乃婦之女弟至於壻家而僅與其賤侍對食餕餘有此理乎且姑酳御以禮優之也而謂須進酒以與其家婢侍漱口安食更有此理乎然則媵御爲兩家隸子弟之妻妾無疑

又按盥以潔手時壻與婦以將同牢禮食故壻盥媵沃之婦盥御沃之敖氏謂媵沃御盥御沃媵盥媵御須盥何爲說殊謬注之南洗北洗司馬氏書儀謂洗在阼階東南既升階不云降階何由復至洗所因改制夫婦先盥乃升階愚竊謂南洗不獨

如司馬所疑壻卽降盥而婦人禮不下堂媵又焉得沃之至於北洗在房中北堂婦若就盥當由尊西出室戶入房戶始北至洗所此時新婦初至於大門寢門皆壻揖入及入室亦壻先導之謂入室後卽隨壻家從者出室入房以至北堂就盥盥訖又出房入室復尊西之位亦斷無此理據朱子家禮婦壻交拜後婦從者布壻席於東方壻從者布婦席於西方壻盥於南婦從者沃之婦盥於北壻從者沃之壻揖婦就席其云於南於北卽在室中推朱子之意葢以康成謂設在室南者爲南洗設

在室北者爲北洗非指在庭及北堂者故擬家禮依用之經注之旨必如是乃通而無礙愈見朱子於鄭義無徵不等秤過勝司馬諸人遠矣上經設洗於阼階東南者爲舉者盥出及贊者洗爵酳酢之用北堂洗舅姑饗婦時乃設之

又按敖氏巧於改鄭於此盥亦熟計壻與婦皆不合遂云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此盥蓋於北洗不思盥者將爲有事以示潔媵御此時並無其事而忽至北堂共盥胡爲乎

贊者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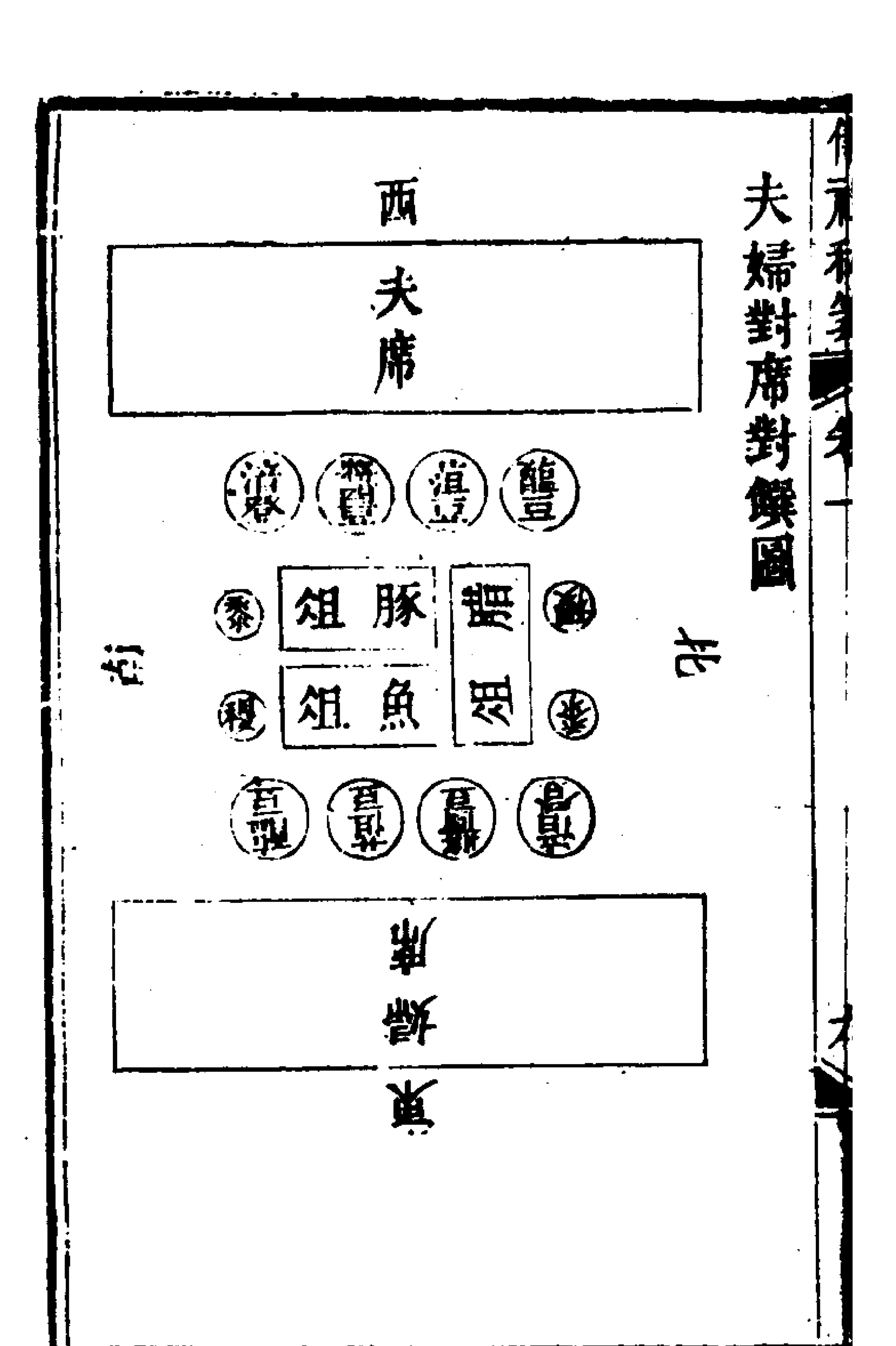
按贊者葢二人此與醴婦之贊下記謂之老即父之家相年高者也其贊同牢宜有一人副之夫婦祭則皆祭食則皆食酳則皆酳拜則皆拜所謂一與之齊也若贊止一人則每事皆婦後於夫於經諸事皆不合且每酳壻受爵拜贊荅拜訖乃復降洗升酌授婦及婦拜贊荅訖其夫婦乃皆祭中閒壻持爵久待尤礙事理故知宜有二贊殆贊壻者老贊婦者即老之妻歟

俎入設於豆東魚次腊特於俎北

注豆東菹醢之東

按同牢之禮夫婦共俎故曰共牢而食以同尊卑共牢猶曰共俎也上經陳三鼎其實特豚合升注合升合左右胖升於俎下經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注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是舅姑與俎分載故云側載夫婦同俎共載故云合升而異俎者爲異尊卑則同尊卑者共俎決矣又其饌在奧近南夫婦席位東西正向故曰對席對筵若少偏則非對也此在經及注甚明自李氏如圭云婦亦有俎以俎設豆西魚次腊特於俎南陽氏復據爲圖於壻婦席前各有三俎悖經之

極敖氏獨斷其謬解七俎從設爲三七三俎甚合
而謂婦席於壻席少北以其說婦豆所當推之則
婦席去壻席過半又謬對席之義然於同牢無悖
也後之說者反斥爲誤而從楊氏經義紛岐其指
詎晦今先繪圖明之後按經注疏之而諸儒之非
各見矣


夫婦對席對饌圖
西
夫席
豚俎
魚俎
北
南
婦席
東

按此饌壻婦醢菹醬湇各一列中間三俎豚魚並横設腊特縱設黍稷夾於兩旁爲一列由壻前視之其豚魚俎當醬之全北及菹而南及湇其腊俎北及醢而南及菹於婦前其豚魚俎當菹豆之全南及醢而北及醬其腊俎南及醬而北及湇黍稷當湇登醢豆過半而與豆登齊直以横計之三豆一登適四尺八寸以縱計之二豆兩俎亦適四尺八寸合之適四方如一而以四敦配三俎横計之多於豆登一寸八分設諸器若一一緊接則一寸八分突出南北兩邊非方正之象也按公食禮腸

胃膚皆横諸俎垂之少牢禮腸胃長皆及俎拒拒
是俎足中央横者腸胃既垂及於拒則俎兩兩横
列中間必有空地又公食禮賓韭菹於上豆之間
祭上鉶於上鉶之間祭飲酒於上豆之間祭粱稻
祭於醬湆間少牢禮韭菹祭於豆間昏禮注凡祭
於脯醢之豆間兩者幷始有間間可容祭亦必其
空地可見凡設饌其俎豆鉶登之等每器四邊皆
畧空不相緊接在設者如其位置均其疏密以配
成方正無定度也他饌之方或縱多横少横多縱
少此同牢之饌當均令四方如一寓夫婦周完之

義與用鮮生殽全同意注於設湆醬南下云饌要

方是釋所以設醬南之故葢壻饌至設敦訖則止

缺其右上角不方置登醬南以補其缺則方矣

又按俎入設於豆東謂豚魚腊三俎以序相從而

入皆設於豆東也豚魚當醬菹腊當菹醢故統云

豆東注謂菹醢之東不及醬者以可知取文便耳

疏云醬與菹醢皆在豆知不在醬東者下文醬東有黍稷故知在菹醢東失注意　經此句

總言下乃析言之腊縱設當豚魚故承頃設之兩

俎云俎北以此謚知上下二俎字非專指豚也李

氏如圭謂俎以牲體爲主故豚專得俎名敖氏因

云別見魚腊則此俎指豚俎皆以經不見設豚強爲之說不知經云魚次卽見豚先設於魚之上矣後依之作圖者置腊俎橫當豚俎其魚俎北成一大空全非古制

贊設黍於醬東稷在其東設湆於醬南

注饌要方也

按上已出贊者此復云贊非閒字也特牲注入設俎載者是凡俎皆卽用載者設之上云北面載執而俟所以俟者俟贊者設豆訖入設之也經以設豆是贊者繼設俎是載者繼設敦登及對饌又是

贊者故設俎後必復出贊字其爲設人始明以此言之是夫婦之豆登敦皆贊者所設俎皆載者所設經文一字不畧如此若夫婦異俎文於葅醢在其南北上之下又當云俎入設於豆西魚次腊特於俎南然後云贊設黍稷湆敘次對饌乃詳今此下至設訖皆贊爲之異俎之非卽此一字益見黍西當湆北當豚俎全不當醬而云醬東者此時湆尚未設不得云湆東豚魚兩俎止當其一又不可云俎南唯有言醬東見與俎爲列而在豚南耳賈氏不憭經立文之恉直以黍正當醬楊圖敖說俱

本之不合宜也

又按古人設饌無論禮食常食皆必成方弟子職凡置彼食其設要方康成特牲注凡饌必方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是饌之定制也盛饌者醬菹醢濕物用豆諸乾物用籩牲魚腊用俎黍稷之飯用敦稻粱之米用簠簋太羹湆用登芼羹用鉶此其定器也豆圓徑尺二寸竹之籩瓦之登皆同簠簋口底徑俱五寸二分厚八分敦圓徑及厚同通口之厚徑六寸八分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依聶氏禮圖）此定度也其廣狹既各不同而所用之多少亦

異故當其設之必視禮器之多少廣狹配合使之方整雖非四方如一而長短疏密行列井然要不使有佩離邪邊不正不齊之象故儀禮凡設饌未有不方者康成注此設湆於醬南云饌要方也注特牲腊特於俎北云腊特饌要方也發此以例全經非要方者止此二處賈氏疏二處俱不明鄭恉愚竊嘗細繹之賈孔說禮制時有不同亦互有長短設饌之法方不方止在特俎如賈義凡俎皆橫設則諸饌無一可方孔氏曲禮疏云按公食大夫禮士設俎於豆南牛俎在西牛俎東羊俎羊俎東

家俎又牛俎南魚俎魚俎東腊俎腊俎東腸胃俎
又有膚俎在兩行俎之東縱設之然則孔義是以
凡特俎皆縱設與兩行俎之橫設不同說儀禮設
饌必依此義然後於經注處處脗合若賈氏全謬
矣葢俎數用奇自三以上皆兩兩橫設必餘一而
無偶故謂之特每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如用
三俎者以兩俎橫之即通廣二尺四寸如其長而
其特者若仍橫置必止居兩俎之廣尺二寸其上
下各餘六寸之空又長尺二寸出於豆外似此饌
焉得方故必縱設之則特俎之長適如兩俎之廣

配以諸饌自然方矣自三以上兩兩橫按其置特
俎皆然此注云饌要方者是釋所以設湆於醬南
之故葢增饌至設敦訖則豆一列右隅不方置登
醬南以補其缺卽方矣婦饌設湆於醬北亦然疏
謂豆東兩俎醬東黍稷是其要方失注意

設對醬於東

注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

按婦與夫正對其醬在右與夫同故不言所當而
注明之

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腊北其西稷設湆於醬北

按腊卽上特於俎北者也三俎在中壻敦夾其南婦敦夾其北爲一列經本文明甚沈氏彤乃以腊謂婦腊卽婦之特俎若然婦腊之北有豚魚二俎二俎之北乃設二敦經宜云設黍於俎北不應隔豚魚而取腊明位置也且隔豚魚云腊北卽是黍稷在豚魚之南居二俎之中間尤不通矣而云異俎與經注都合豈其然乎

賈氏疏說圖

西

夫席

醬　葅　醢

黍　豚

湆　南

稷　魚

腊　北

稷　黍

湆

醬　葅　醢

婦席

東

按疏云設湆於醬南在醬黍之南特俎出於饌北設婦湆於醬北在特俎東饌內則不得要方注云要方者據大判而言耳又云豆東兩俎醬東黍稷是其要方如賈意其設饌當如此直是以湆前三豆兩俎兩敦爲大判之方其餘不在方內經注自失解

楊氏圖

西

夫

醢 腊

菹 豚 魚

醬 黍 稷

湆 會 會

北

南

湆 會 會

醬 黍 稷

菹 豚 魚

醢 腊

婦

東

楊氏據集釋夫婦各俎不論器之度數廣狹於兩席前均爲横三列縱四列全與經背

敖氏集說圖

西

夫

湆 醬 菹 醢

黍 豚

稷 魚

南

腊

稷

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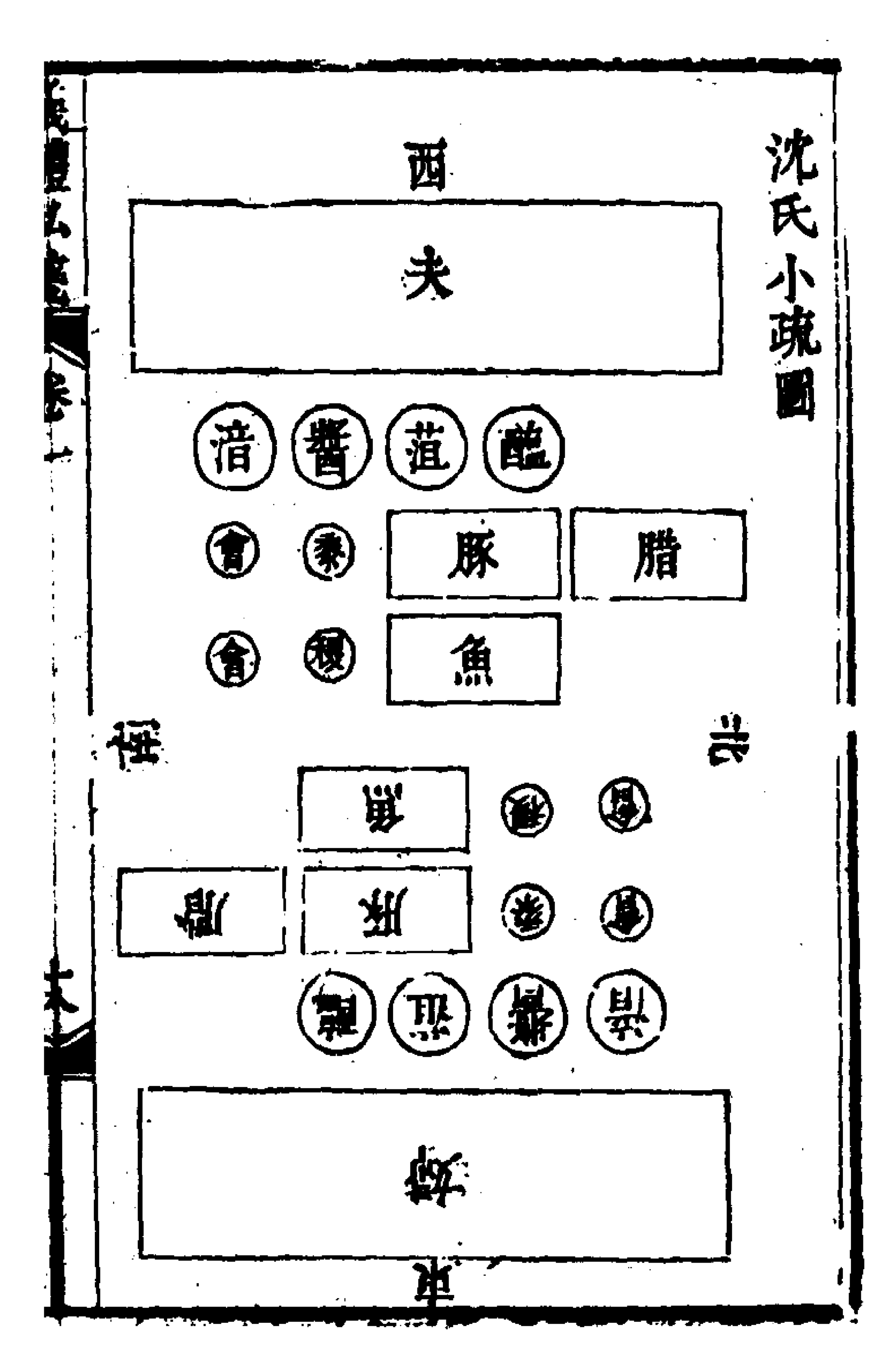
北

湆 醬 菹 醢

婦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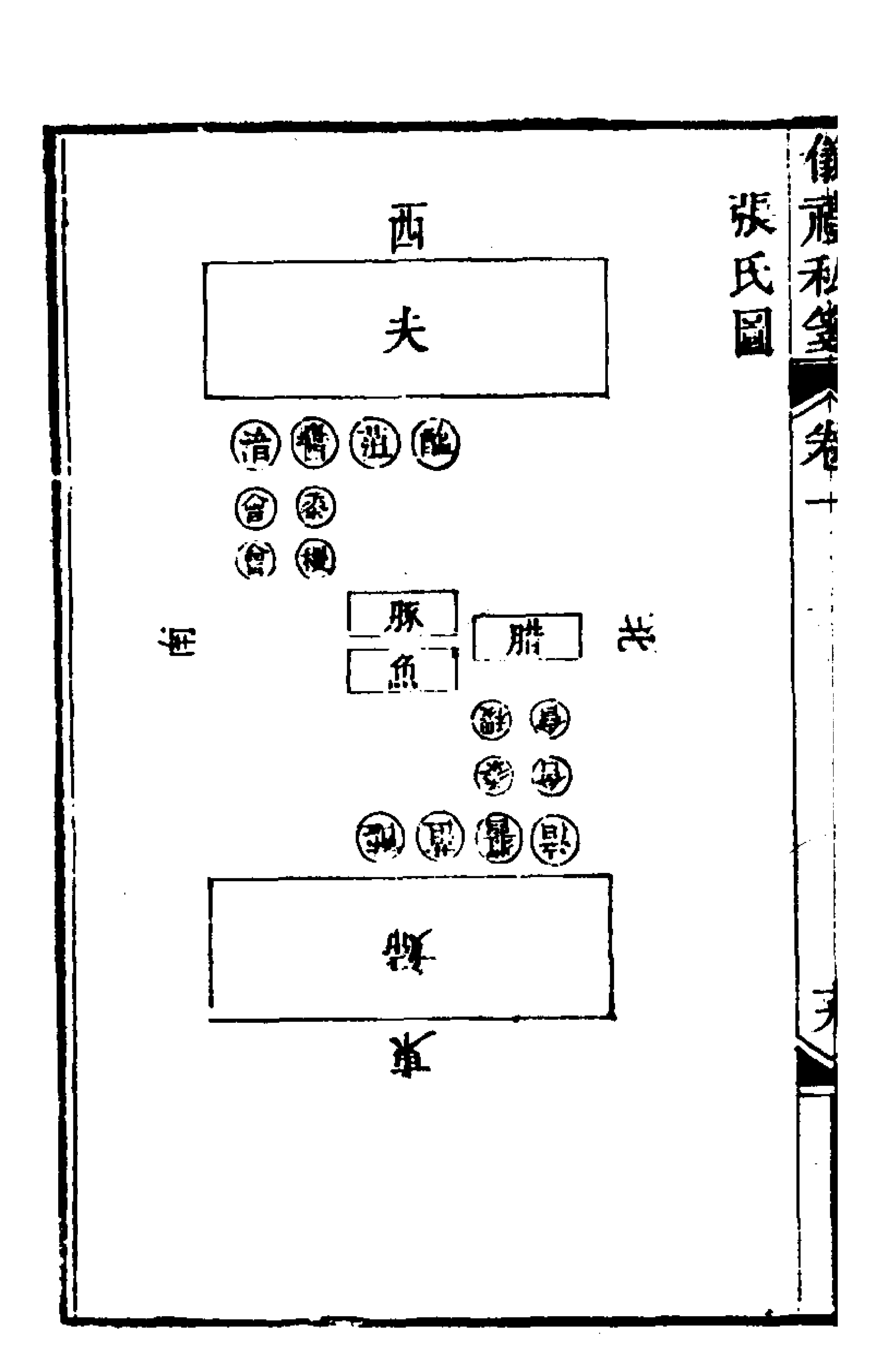
敖氏說婦饌云經文設黍於腊北對醬宜在黍東則於特俎爲東北也豆二在醬南俱當特俎之東婦席於壻席少北不正相向圖之當如此誠如沈氏所譏對席北去壻席過半夫婦徑不相直不稱敵偶之義又非特不方已也


沈氏小疏圖
西
夫
湆
醬
菹
醢
會
黍
豚
腊
會
稷
魚
婦
東

沈氏彤以楊圖合經注而未盡更圖此正之云席魚東若腊復東則饌不得方故特設於俎北黍稷東若湆復東則饌仍不得方故特設於醬南盎必有特設者而後饌乃得方云饌方固不數特設者若通數卽不可謂方席前各三俎二豆二敦橫之三列縱之二列俎之長適當二豆之徑敦之徑當豆徑俎廣之半有奇參差配合饌乃得方又云增布席於奧對席當布於奧布奧當避戸則布奧亦不得過牖下乃兩席正相鄉愚按異俎之說已得罪於古禮饌之不方無論矣沈氏又杜撰增飾其

說尤謬夫俎之云特者以俎數奇而兩兩橫設必有一單其單者乃以爲特涪之用登本是豆類何特之有乎腊與涪同是饌必不數二者而後饌方然則數二者其饌仍不方也亦大惑之甚矣

張氏圖



張氏惠言以夫婦共俎菹醢當席中必相對與豚魚之俎直婦醬湆當特俎經云設黍於腊北盖當腊少北畧言之接黍經明言設於腊北強謂爲當腊少北已謬又知其不合而欲改北字爲末附會疏文謂疏明以黍在腊末蓋由巳造經矣

儀禮私箋卷第一

儀禮私箋卷第二

遵義鄭　珍撰

御布對席

按設饌訖乃布婦席者以兩席若齊布則置饌不便又未定饌之佔地近遠故必諸饌具陳乃以婦席就而布之敖氏謂未布夫席已布婦席示尊卑之義非其意也以此足明沈氏謂婦席布於奧與夫席在奧正相鄉者之謬果爾則兩席中間空地甚廣不礙設者往來何不兩席一時同布夫卽席便揖婦卽席而必久立尊西以待饌具乎

贊啟會卻於敦南對敦於北

注啟發也今文啟作開古文卻為綌

按以上布對席是御故復出贊字明異人

贊告具至祭薦黍稷肺

注贊者西面告饌具也壻揖婦使卽席薦葅醢

按上云啟敦會與告具事連中間不廁異人而云贊告具今誤增贊字也注以告具揖婦文相承恐讀者不別故云贊者西面告饌具壻揖婦使卽席以明告具是贊揖婦是壻若經原有贊字則云告者西面足矣豈嫌揖婦為贊者而如此費辭乎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玉 如舅姑醴婦之禮

按此象舅姑生時厥明贊見見訖醴婦之禮此經謂之奠菜禮記謂之廟見執笲菜所以為贄變棗栗腶脩而用菜者葢神之不敢褻味非以為祭而當盥饋也婦行此禮後別有祭禰之禮乃以象生時盥饋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注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可知廟見止是見舅姑告來婦祭禰乃成婦共養之義於經注判然甚明惟共養統於嫡故庶婦舅姑存既不饋沒亦

不祭其祭禰者惟適婦若庶婦止有廟見耳賈孔以此經奠菜後更無祭舅姑之事遂以廟見奠菜祭禰爲一而孔氏更云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既不饋亦不廟見曾子問疏說此經者因云適婦有特見禰廟之禮庶婦則無之惟於三月祭行之時從主婦入闈門立於房中列在內賓宗婦之班而已夫爲子也妻者則皆爲舅姑也婦舅姑生則寢見之沒則廟見之生則饋於寢沒則祭於廟兩事以寢廟分存沒以適庶分行否不以饋與見爲存沒相對謂生不饋者死不見也孔氏亦云庶婦亦

以棗栗服脩見舅姑存既當見沒何以卽不當見乎若初不告某氏來婦而至祭行之時奚列內賓宗婦之班以助祭事恐舅姑有靈當怪彼何人斯也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此所問未廟見者豈專為女之為適婦者乎如適婦乃得廟見若孔子言是必廟見始成婦為庶婦者不將終身不成婦乎則孔疏之悖經害教明矣或曰果奠菜祭禰是兩事經既畧記何以亦遺之曰十七篇之禮其不備者多矣

如昏禮於郊特牲知不賀不用樂於雜記知見姑姊妹兄弟及束帛之制於昏義知有教成之祭皆足補本經所未及曾子問之廟見祭禰按文讀之與上女家三夜不息燭壻家三日不舉樂明是四事非載見戴記則自廟見外三事皆未由知此亦猶本記之補本經僅一二語卽的證矣後人强以經之奠桊合之記之祭禰使古制順天理當人情者滯晦不通豈經注之過

又按舅姑偏沒庾蔚之謂厥明見存者行盥饋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靈恩謂厥明盥饋存者三

月廟見亡者曾子問疏未知孰是賈氏云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按庾說絕無理賈說但不見姑亦未協姑偏沒則祔於皇姑皇姑於舅爲祖廟姑祔於此婦自必見於此何曰無廟可見若必有專廟姑可見則庶士庶人無廟者豈舅沒亦可不見乎又或說舅之祖廟舅爲祭主乎婦不得越次而奠於曾祖廟此亦誤以奠菜爲祭推之不知奠菜止是告來婦而入見耳非儕舅之祭也如其說令舅沒祖在而主昏時舅無廟祔於其祖婦亦

不當見舅於曾祖廟乎要是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姑偏沒而不告來婦非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理聖人決無此制崔氏義於大夫士庶有廟無廟皆可通是確說

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

按經文納采至請期五禮皆行事於女家之儀節男家直若無事者然愚嘗思使者之行五禮也其將禮者有所執之雁及束帛儷皮是物也必先自男家之主人授之而主人又必有以命之在女家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於廟中為神鋪筵陳几使若

祖父臨之以受其禮其敬愼重正至矣豈男家以先祖之承宗繼嗣者求人而顧於居室堂階之間褻焉率焉以授之禮而命之往乎又使者四次往女家受許諾之命及厚待之醴取脯而出執以反命於男家其將於何致脯於何致命豈女家愼重如此至男家卽於居室堂階之間隨便受之曰吾旣已知之乎聖人制禮斷未有如是不倫也玩記文緐後知經之不備載男家者記盡補詳於此三節之內凡行事業下二句括男女兩家行六禮而言受諸禰廟其受屬使者歟在男家爲受主人之

鴈與皮帛及納采問名卜吉告期之命在女家爲
受主人請不敢辭敢不敬須之命及主人之醮其
受屬男家敷爲主人受使者四次執脯反告女家
見許之命下所謂某既申受者也其受屬女家敷
爲主人受賓當阿所致之命楹閒賓授之鴈並下
云主人受幣士受皮者也若屬昏者其於父則受
醮酒及往迎之命往奠之鴈昏義所謂親受之於
父母者也於女家則鴈奠降出是受其女於女父
坊記所謂舅姑承子以授壻者也凡此皆於禰廟
受之足明男家當遣使醮子及使者反命之時亦

必於廟之戸西設筵右几以依神使若祖父臨之
然後行事決矣如此則兩家於六禮直以祖父臨
之不止於一告使祖父知有此事而已故其致辭
並稱某有先人之禮言此禮由先人非由己也明
乎此則曲禮齋戒以告鬼神及左傳王子圍布几
筵告莊共之廟者皆男家受於禰廟之正理不待
旁推曲證而自明矣經以男家行事可照女家知
之故文從畧記欲詳見男家及行事之早晚故特
著此三句不然女家六禮皆受於禰廟經文已明
惟五禮用昕不見記但言必用昏昕足矣何須費

受諸禰廟乎自漢已輕讀此三句故白虎通義有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之謬說朱子通解亦從之而反疑左氏不足信然其所定家禮納采則兩家主人奉書以告祠堂迨使者反男家主人更以復書告祠堂親迎則兩家主人告於祠堂乃醮其子女析理協義之精自與先聖脗合特不知經記已有明文說者相沿不瞭故於納幣一節獨不告廟是其稍違者耳

又按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至厚其別也此節自兼男女兩家言注云昏禮凡受女之禮皆

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亦據此經所詳女家
設筵右几明文而言其男家自可知非以告君諸
事爲專主女家而援女家之禮爲證也疏不明注
意遂以經爲專主女家復云壻子但自齋絜止在
寢不於廟其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乃多生葛藤
矣文王世子五世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娶
妻必告告與下文練祥則告同故注以爲告於君
於昏禮告廟絕不相涉左傳昭元年疏據以推告
廟爲古禮云亦既告君必須告廟尤牽附無謂至
隱八年鄭忽先配後祖事鄭解祖爲軷道之祭直

是忽與嬀氏在陳已成夫婦而後行耳祖爲先世之稱又爲道祭定名古無以告祖廟爲祖者鄭解自較賈逵確當要非主白虎通不告廟之說乃云然也杜氏說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此據楚圍語推得非他有所本其言是矣而實非傳文所謂然亦止得其一不知六禮皆然經固有此明文也近盛氏世佐力伸齋戒告鬼神爲男家告廟的據而云康成不主告廟故注曲禮及左氏皆非並緣此記不明說皆顚倒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注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

疏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注云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彼以非女嫁笄輕故無主婦女賓使婦人而已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者當用酒醮之

猶女之笄猶男之冠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皆爲成人死不爲殤而女笄以許嫁爲節若年至二十尚未許嫁其成人與男子等亦不得不笄以成之笄當同冠止一次必無以後許嫁再行笄禮之

理雜記所謂執禮之婦人即主婦女賓也其禮實同惟笄後燕則鬈首與許嫁者別耳不然既無主賓執者何禮彼注明非許嫁之笄乃鄭未定之論當以此經注爲確未字而笄恐仍須以醴禮之非僅醮以酒也至笄時主婦猶冠之主人女賓猶冠之男賓冠之三加皆賓著之何得笄女如雜記疏賀瑒之說謂主婦爲著笄乎皆肌解未允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

注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疏一手執兩足毛在內又云以足向上執之足違身爲外釋之則文見

按辟卽摺也執者二人各摺其皮如生狀而倒執其足使首向下足向上毛在內而左其首待堂上致命卽放其外足則文露而向堂矣受皮者亦二人各自東方從執者之後出於其左坐受而仍摺之持以向東則受右人者在前受左人者在後爲逆退也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注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

按士大夫三月一舉祭祭日與昏期兩不相謀婦入夫室之後有不及三月而祭者有不止三月而祭者而新婦之助祭要以入室三月爲斷所以然者以此婦新來於夫家酒漿籩豆葅醢之等乃始諳知而後可往與女賓宗婦之列以執事助奠也如昏未久而春祭則婦不行待夏祭乃行如春祭未久而昏不及三月而夏祭則婦亦必待秋乃行也此無論適庶婦皆然疏云此據適婦舅在無姑

或舅沒姑老者其庶婦無此事全非經注之旨至
舅沒姑老之適婦夫於當祭之時必祭旣有妻自
應爲主婦與之主祭必不以祭時娶未三月而不
行使祭無主婦之理然則必有祭前廟見而不待
三月卽行者矣經特不備言耳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

注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
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
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

按同使贊者禮婦耳禮適婦亦無酬酢以庶婦用

酒與適用醴異斯謂之醮也婦摯見舅姑則舅姑禮之婦盥饋舅姑則舅姑饗之禮與饗各有所因截然兩事婦不分適庶無不見舅姑者因無不禮之者故雖舅姑已沒而婦旣奠菜以象生時之見猶必老醴婦房中以象生時禮之也若庶婦旣不盥饋因亦不重以饗禮矣注以經言庶婦之異於適者獨不饗未著故因醮並明之文於庶子之婦下云使人醮之不饗也者猶云庶子之婦使人醮及不饗也原非以不饗釋醮疏謂以醮替饗非也盛氏世佐乃並斥注爲誤其不明注意與疏同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某室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
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
注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注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其爲主人之女
按男女結昏當納采之先必其爲親友者知某氏
有男某氏有女年德門戶相若乃始居中媒之而
其事必自男氏先可乃聽可否於女氏在男氏亦
未遽苟焉可也必審之於親黨卜之於蓍龜乃始

可之而聽媒氏成之苟女氏不許未害也至女氏亦循之親黨卜之蓍龜而可之則男氏更不容變議以次行六禮而已此經賓請主人云惠貺室某謂以前許昏成約而主人對以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謂一如媒氏以前所議則是禮雖首云納采而兩氏議昏已一成不易矣以今揆古同此人情議昏之初媒氏於兩姓止往來口說至於兩姓俱諸儼然行之以禮其最要者女之生爲何年月日其父母爲何人其名爲某其次爲幾此皆必得一文書具之然後女之長幼及出之適庶今所議者何

女始有可憑若止特主人對一女名其他皆待女嫁之後男氏始問而知之古今決無是理且即論女名如魯之重宋之棄秦之簡璧苟無文書而但憑口對保聽者必記之乎又必能辨重是輕重之重棄是棄適之棄而簡璧是簡策圭璧之簡璧乎故愚意主人西面對者必即以此文書授賓是爲對以女名也名所議之主故止曰問名耳納采問名兩事一貫而實以問名爲主所以先納采者以采擇引問名之端所謂禮有由始不然則已慇已甓也覲主人對賓之問名而猶以備數擇之措辭

則納采之爲發端可見夫在納采之前媒氏於此女年紀之長幼所出之適庶未有不知卽主人納采之對亦明曰某之子矣而請名乃曰女爲誰氏若倘不知女爲何姓氏者然蓋以前皆口說至是而請具書其年名所出以與男氏重難之際極有不便置辭者故惟借卜筮以爲辭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其意若謂人則無不知矣但欲取決於鬼神則不得不詳確云爾其實納采之前兩姓之卜吉已久止是禮文節次必如是而後宜耳旣云加卜男氏於知名之後無妨更卜以

盡其愼重之意要是人謀者苟以德義決之於先鬼謀亦絕無不協者卽不再卜前固吉矣至是而始納之以爲禮之一節亦誰責以未卜乎奚至不吉則使人告之而漫以人之處女聽其采擇取捨乎故六禮問名爲始納徵爲中親迎爲終而以納采納吉請期飾其閒使曲成文理皆不欲直情徑行近於夷狄之道而究其本意則皆爲養廉恥也以此求之則注云誰氏者謙不必其主人之女卒曰某氏不記者明其爲主人之女實是禮意經意無所謂不合不安秦氏蕙田曰注當云對以女名今日某氏與前經主人西面對

注語不合云不記之者明共爲主人之女更不安而賈疏名有二種之說爲不明經注本恉強生支蔓卽程子不信問名又卜亦可不必矣程子曰昏禮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若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耶若此等處是難信也又按禮記昏義疏解問名爲問女所生母之姓名不知六禮中何爲須行一禮請得女母之姓名以卜之其說實爲極謬然其致謬也必有由嘗謂禮記正義屢經覆校中間駁雜不通處皆出於荒經粗淺者之手非顏孔原文也如女之所生母乃問名時文書與有之二端顏孔所據六朝舊疏必其

說有如愚所意者中數及女之生母而粗淺人不顧全義刪併成說亦自不知其不通耳

又按誰氏者義疏云措辭之體獨得經意盛氏世佐乃云婦人之氏有二種而姓氏之氏不與一則以姓爲氏如姬氏姜氏是一則以字爲氏如戴嬀太姒詩曰仲氏是上文某氏來婦某姓也此女爲誰氏誰字也禮本問名辭乃問字不敢斥言也若姓氏於媒氏傳言已知之何必更問注誤以爲問姓嫌於知而復問故有謙不必其主人之女之曲說愚謂盛氏誠辨但上文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

稱字曲禮亦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是明明女許嫁
乃笄笄乃字之與男子冠而字同乃女子之常也
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是此時方及問
言女子長猶未許人者非常事也
名何從有字若以誰氏爲字是女本未字之女而
措辭乃以改字者待之不特不祥亦且太逆耳矣
此與敖氏謂氏是女之伯仲姜氏上均以問名爲
問字者同一未細思也顧以注爲曲說乎
又按經主女父主昏之常而言故曰某之子若祖
父及伯叔父主昏當云某之孫女某之兄女弟女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注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
疏母命之直命使子之父兄師友使命使者不自親
命此注似母親命者鄭略言之
按疏葢本公羊隱二年傳曰昏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稱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母命不得達此春秋經師之言也愚謂曾子問昏禮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此孔

子之言也與此經正合安見母不可命使乎

支子則稱其宗

注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

弟則稱其兄

注弟宗子母弟

按此承親皆沒言亦皆無父母者父母在其命使當與宗子同惟無父母乃稱適長主昏耳所以然者命使必於廟庶子無廟故也以此益知六禮筵几依神男家與女家同也稱其宗之宗與稱其兄之兄皆即適長一人適長長於庶昆弟不必皆爲之

兄故曰宗若同母則皆其弟故曰兄也此止宗子兄弟一世耳而有娶妻娶婦兩層在內蓋必兄弟死其適長爲繼禰之宗而爲其父立廟乃各爲其支子親沒者主昏若兄弟娶婦然廟則命使仍以繼禰者主之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云云

按親迎爲昏禮大節此記若不親迎者先儒或以爲因荒政省禮多昏則不能例士以上或曰是庶子則醮子無適庶之分敖氏云指無父者親迎必受父命無父則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以經云

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及濯摡祭祀推之是三月者待婦廟見之後也親沒乃廟見敖說誠然然無父者如上文支子稱其宗弟稱其兄既可以主昏命使何不可以命逆亦非無命可承萬氏斯大因以爲專指宗子而宗子其親皆沒既躬命五使自行主昏於此一節何以必須生父之命古者大事親不在無不告廟而行者楚子圍如鄭逆女曰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受命於祖廟明文也若告廟不得爲承命廟見又得爲成婦乎則指宗子亦未當沈氏彤云昏期前定及期有公事未葬則

使人迎之既竣事乃俟於門外婦至再拜稽首而
後揖入說尤杜撰古之君於臣家吉凶罔不與聞
禮運新有昏者期不使是何公事必羈此將昏者
使廢其禮乎愚意此不親迎當是壻有疾病之故
男女兩家既定某日嫁娶婚期在邇兩家事事皆
備理不可改使壻於昏期之先一二日病不能行
則勢不可往是宜往告女家從權使人迎之此情
事之所不能無者非此則無由不親迎也
愚因此不親迎者之見女父母而知親迎者亦必
有此一節也蓋與人之女胖合爲親於女父母有

子道而生相親之誼焉往見以致其親敬古今人
無異情也但於經無明文如敖說以親迎時主人
揖入母立房外爲卽是見婦之父母乎觀此記見
在寢而非廟摯是雉而非鴈見時壻先再拜主人
荅拜而見畢又有一獻之醴主婦之薦壻以子道
行之女父母以親愛客之其備文至懇質也若親
迎時迎賓入廟主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
首卽降出其拜稽主爲以鴈授女並非特見女父
之儀而猶曰自門至階與女父拜揖卽可云見至
於女母時在房外卽如疏云壻之奠鴈在房外當

楣而母自爲送女壻自爲授鴈直是兩不相接其
不得卽當此禮明矣然則將特見於奠鴈之先乎
而又非也女父母之爲親以親其女乃親之也未
奠鴈婦尚未從己則壻之名不定遽以子道見其
父母而其父出內門亦遂以尊長臨之無是理也
且壻至卽入廟奠鴈何暇脩相見之禮愚意不親
迎者三月後往見是以婦廟見己之父母而成婦
道卽己不得不見彼之父母以成壻道明相稱也
然則親迎者其三日後行之乎三日醴饗皆訖已
成婦矣記以經無文故詳其儀節禮辭所異者唯

不親迎行在三月後也